



833067

叱陵

鹽官

邵長蘅 予湘 跋  
 陸嘉淑 水修批 跋  
 天  
 名  
 衡

記

邵氏始祖康節公祠堂記 通篇歸善於先人最

有體有識文老而不蕪平敘中層折深遠

邵氏之祠始祖康節公也蓋長蘅先子治命云先子之

言曰康節公之學余涉道淺不能心知其意然昔之君

子言之矣程子曰堯夫非程本音易知堯夫內聖外王之學朱子之贊曰駕

風鞭霆歷覽無際於是益歎公之學之遠也宋度宗咸

青門龍臺卷九 記

一

淳閒借司馬溫公並秩從祀迄今四百餘年自京師至

郡縣立學之地有司奉俎豆惟虔而為子孫者顧梓楠

弗飭八筵闕如若先德之委於草莽者何夫禮以祀其

始祖為僭者以其道德無可紀而世系及之也然伊川

已行之今世宗大族舉者十室而五公之祠其誰曰僭

也記曰有道有德於教學者死則為樂祖祭於瞽宗鄉

先生沒則祭於社蓋有道德者既祭之瞽宗為先師矣

而其所生沒之鄉流風餘韻鄉之人猶咨嗟慨慕之不

能置則相與尸而祝之於社夫鄉之人猶咨嗟慨慕之

不能置為之子若孫者相與咨嗟慨慕而必欲尸祝之

當何如耶。卽非其所生。沒之鄉。而子若孫。數百年。聚族於茲。魂魄寧不樂茲土耶。族雖微儼然。康節公之二三遺裔也。聚而祠之。其誰曰不宜。小子識之。吾死汝必成吾之志。又曰。是舉也。三善備焉。食德者思。考世者懼。率祖者奮。吾童時。則聞諸長老言。吾邵氏。發開吳越閒。而毗陵之邵。蓋久未有顯者。然吾鄉薦紳家。率鮮及百年。方其盛時。垣屋之壯麗。輿馬儼從之。赫奕亦足誇耀。里閭及乎子孫。凌厓。衰微靡所不有。而吾邵氏。居於斯。愿者農秀者儒。歷三四百年。如一日。非先澤緣之耶。故曰。食德者思。先儒有言。爲常人之子孫。易爲大賢之子。

青門麗藻卷九

記

二

孫難。今吾族人何如耶。強者尚氣力。習徂詐。弱者仰機利。視吾曩時所見。俗亦稍漓矣。夫導迷者樹之臬。操曲者引之繩。祠之作。固臬與繩之歸也。彼不肖者。將矍然思曰。吾非大賢之子孫耶。顧凌厓。至是於行。曰。辱先於人。曰。敗類。吾知其必廢。然返也。故曰。考世者懼。史稱司馬溫公。兄事康節。二人純德。尤鄉里所慕嚮。每相飭曰。毋爲不善。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夫公以布衣居洛位。望去溫公遠甚。乃偃然當兄事之禮。不以爲過。而洛之。父老子弟。慕悅愛敬之誠。亦若忘其位望之懸絕者。豈非道德足感人。而勢位之有無。不足重輕乎。夫爲善於。

鄉中人可勉然則勢位之不可必得者不敢倖之天而  
所爲砥行立名以祈信於鄉鄰者不當自樹立也哉故  
曰率祖者奮夫人思則不忘不忘則永懼則憚爲非奮  
則勇從善庶其藉而鳩吾宗乎小子毋忘吾言矣先是  
所居東北偏有屋若干楹先子歿三月斥之爲祠而屋  
故陳弗暇新也後九年乃謀於族人稍稍撤蠹指傾新  
其塗堊旣畢事族之長老命記之長蘅泫然曰是先子  
之志也夫夫先子實邀惠於康節而覆露其後也小子  
其敢奸之雖然先子之言許矣退而誦之以爲記祠創  
於順治辛丑十二月新於康熙庚戌八月先世支系派

青門龍臺卷九 記

三

別及遷徙所自宜詳譜牒中皆不書

東臯園記

城之東北隅有園曰東臯左帶雉堞前臨圃畦溪流環  
之園之主人曰楊子陶雲由翰林左遷今方官新建丞  
先是園爲曹尚書故第鉅麗甲於一時歌舞聲伎之後  
悉與園稱乙酉軍興時籍之爲兵使者署園寢以圮十  
畝之桂斧以爲薪馬通若丘畜豕羣聚指爲穢區署廢  
而陶雲尊人靜山先生稍葺而居之遂以東臯名園園  
之廣二十畝而贏突者傾如瀦者淤如蠲葦荆翳崇傾  
決淤稍復厥觀大抵亭榭臺館十完二三蒼虬古幹以

及太湖靈壁嵯峨嶢嶢之勝十完四五益樹以松杉梅杏舍桃叢桂之屬百本負簞之竹萬箇主人稚子各各益進騷人墨士往往分韻角勝觴詠嘯歌於其閒吾邑稱能園主人者率歸之東臯矣噫嘻方園之盛時舞鬟歌鈿靡顏而盛鬢者更侍遞代而所爲畫棟雕楹翡翠幌幾與金谷銅池相埒豈非遭世承平士大夫競以侈靡相高故驕恣逸樂至此耶不數十年而絃管之地一變而笳吹牧馬之聲斯可慨也旣以蒼爲廢墟矣又烏知十餘年後楊氏復居之以爲園而得與騷人墨士一觴一詠於其閒耶雖然天下汰靡者易敗而淡泊者可久茲之易粉黛以詩書變絲竹爲吟詠是使之久之道也陶雲蚤貴負盛名顧坎壈仕宦遷謫二千里外吾知有不能忘情於茲園者故不待請而記以遺之使知夫盛衰有時亡足深怪而區區得喪之偶然自達人觀之其有不嗒然而自失也與得此結覺通體深永

亦園記

高潔自喜具有古人之遺

求巖壑林麓池館之勝於郊邑之中大者百畝小者數

十畝其石則太湖武康嶺巖嵌空決城圍壞道路牛汗

車頓僅而得通其卉木則蠟蓓筠籠水郵陸遞一本之

直金以鎡計屋室則鹿棟朱甍齧波割雲遠者迄十餘

年近者五六年。目營心畫。朝損夕益。其難也如此。若夫朝嗽映門。遊展麈集。肩摩袂接。屏不得鏞。或于旄過。從衣冠出攝。偃釘絲竹之繁。窮旭繼夕。主人不勝其欲。往往避而他適。嗜吾見園居者之樂。不償苦也。楊子曰。吾爲園不然。吾園僅三畝。而贏池踞其五之一焉。吾疏池及泉。神漢滌汨嘉樹。奇石環蔭。離列池之北。吾厥以華堂南。吾屏以列岫。右俯以春浮之閣。左瞰以漱泉之亭。其他爲軒若龕。若居者八五六竹榻。髹八所在。取具無侈費。故結構不勞。無侈觀。故遊展不至。而吾乃得私之。以爲讀書之所。蓋吾園成。而以意名曰亦園。亦園者。何小之也。小之者。何不足乎。列也。雖然。吾常讀子厚柳州諸記。其記石渠曰。渠廣或咫尺。或倍尺長。可十許步。記鈿鋤潭。西小丘曰丘之小。不能一畝。斯視園加小矣。然更于百年而渠與丘之勝。特著。豈不以文哉。園雖陋。幸子有以著之。余以爲楊子蓋有居園之樂。而無所謂苦且難者。也是烏可不記。楊子名潛。余表姪。

青門草堂記

體氣高妙

毗陵東南五十里。而近有溪曰漳。渟有地曰東園。壤僻而衍。無岡巒林麓之勝。俗重厚好稼穡。緣溪而居者。幾千指。無一人釋耒以嬉。最妙在此闕聞者。風俗最爲

近古。邵氏之草堂在焉。堂八五楹。翼堂而屋者凡若干楹。不陋不華。足蔽風雨。堂之外。環而溪者以里計。溪清而甘。可釀。溪之上。藩而圃者以畝計。可蔬。環溪內外而田者以頃計。可秣。可秣。環東南而峰者。皆在十里外。蒼煙晴翠。可支頤而眺。此草堂之大槩也。歲時社臘。農夫野老。擊鮮而過。從吾畱客而蔬足於圃。釀與黍足於家。客去掩扉。蓬蒿翳如。左圖右史。施施于于。此余居堂之樂也。昔杜甫客居成都。作草堂於浣花江上。萬里百花之勝。屢形篇什。其寄題詩曰。經營上元始。斷手寶應年。蓋三年而堂成。其營之之難如是。然余讀子美詩。謂考次其年月。寶應元年。嚴武入朝。子美以徐知道之亂。因如梓州。卽堂成之歲也。廣德二年。武再鎮蜀。子美復歸成都。其明年。武卒。乃去之東川。之夔。遂下荆渚。沔沅。湘距草堂之成。僅閱再朞而去之。若逆旅。然蓋有足慨者。余雖亦喜爲詩歌。以視子美。譬培塿以擬嵩華。獨自幸所爲草堂者。託先人敝廬。無結構之勞。無播遷兵革之患。與族之父老子弟。力衣食而課農桑。閒以其暇。臨溪而漁。登高而賦。徜徉田園。行沒余齒。以視子美所得。又何如也。其曰青門奚居。邵氏之先當嬴秦時。有種瓜青門而隱者。吾以名吾堂。志所自也。

東軒記 游

東軒在草堂左稍南邵子讀書其中軒凡二室右室南嚮交窗複壁設蒲團一八一榻一可供臥起左室南北嚮前後施綺疏欄檻中設修几一右室欲其奧左室欲其厥其奧也則於冬宜其厥也則於夏宜軒之前地橫廣丈計者三縱半之雜植木蘭叢桂木芍藥數種軒後直左室之北闢隙地廣尋長再倍尋壘石爲峰巒坡坳之狀植竹百竿修梧一芭蕉數本直右室之北小屋二楹牖束鶴梧竹交蔭牖間空翠浮漾長夏弄碧可念虛之爲賓客燕談之所軒中故皮書數千卷興至隨手翻

青門籠彙卷九 記

七

一編輒讀讀未竟輒罷稍倦輒就榻臥即掩卷亦不復甚記憶出則曳杖平疇綠野中行百餘步輒返客至談詩談文章或談說古今事則大喜竟日談不倦即以他事至者遽呼童子支扉即扣之拒弗入也蓋邵子常誦淵明詩曰嘯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因以名云

東軒小池記 得莊叟意行文亦浩浩自適

邵子作東軒後一年即假山麓規石爲池池廣五尺深不及者三之一畜朱魚數十頭荇藻空明漣漪見底邵子狎而玩之欣然樂也客有過之者曰嘻子何見之不廣也今夫峰者岫者若斷者若奔者若倚者噴岈蹏天



關詭獻異不可名狀山之奇也洄者洑者湍者瀉者蛟龍澆澗歎忽而變幻水之奇也是天地之大觀而好奇之士之所樂也且子嘗北適燕東之齊南遊漢沔記其山川所經涉河淮躡日觀轉而浮舟大江彭蠡閒斯亦奇矣頤不是之樂而沾沾一拳之石一勺之波顧不陋歟言未既子軒頤揚頤听然而笑曰子所謂困於方之內而未能遊於方之外也子何足語是吾試與子俯清池而觀一寸之鱗入盈尺之波濤噉喁沉浮浩乎其自適也去而之江海之瀆大魚若陵捷鱔掉尾捷若帆幢發軔蒼梧縱於九江亦浩乎其自適也何則大小雖殊所爲適者一也余烏知渤澥之廣而勺水爲隘嵩華之高而拳石爲卑也哉且夫衷有以自適固無往而不浩然也苟衷無以自適而試與之臨崩崖冒驚瀧必將蹉踣縮足汗慄而白失而何有於奇士之所樂哉客默然久之愴恍若遺遂巡辭去

重修天津道公署記

代

曷麗典則非貌秦漢者比

天津距京師二百里而近當東南舟楫之衝而監司之流茲土者軍興鹽漕之務無所不當問故視他道尤專且重國家歲漕粟數百萬石悉徒輓輸前呼輿誘後呵

邪許自春歷冬晝夜相續至關則什慙弛篙舁足聽命道得按牒而稽其遲速而後達於天庾其地負海煮海牢盆之利流給滄景德棣三十餘郡縣鹽登於塲覆之若雪霜積之若砥道得節蠹決壅勾校其贏縮而後行於他州近控江淮遠走閩粵番禺峨岬之編勝萬斛以上者立檣如麻繪布菽粟以至珠璣綺縞犀象玳瑁四方之異物輻輳官籍其貨而登什一之稅焉隸道之府一州縣十七自守令以下文武吏士承符而奔走者方數百里三尋之矛植如鄧林使者持節而勒習部伍焉又其地衝而饒邑屋雄麗魚鹽富估所交會四方士大

青門籠彙卷九

記

九

夫往來者冠蓋相望廚傳供帳不侈而具是必有厚棟  
矍宇廣除崇階然後可以壯臨蒞示威重先是道故有  
署在城之東北陬卽巡撫廢署而爲之歲久不治棗楠  
彫剝繪堊黝黯吏民瞻視滋以不其不佞繇晉臬承乏  
茲土晨坐堂皇四顧傾圯則彷徨歎興曰夫上之不尊  
民慢將作上替下慢其何以集事視今日務計無急於  
茲者於是僱工庀材先堂次庫次吏舍次私署庖厨繕  
完燕寢秩然岷獻其力工無匿功帶如翼如以耀遐邇  
大約規制視昔而加完麗焉爰以壯臨蒞示威重於是  
乎在旣訖事乃鑿石於壁以識月日令後來者有所考

諸記鏡畫蒼秀近來更無此作手

距開先寺西百餘步爲青玉峽。峽之源有二。其一馬尾。水出鶴鳴峰側。水從石罅迸射。數十百縷如馬尾。因以名。余未至其下。然望見之。其一卽黃巖瀑布。瀑下與馬尾合。然後劈峽出奔。注谷底。兩潭遞受之。激者沸白。滄者沉黛。砰雷轉轂。澎湃千狀。夾峙削壁百仞餘。嵌壁縱樹。經新霜。作丹碧色。相間。樹葉墜潭中。潏旋洞汨。久之乃急湑而去。峽之右有亭曰漱玉。余與周生同遊。觀廬山瀑布。自茲峽始。是日宿開先寺。夜大月涼。影如水。挾周生復走潭上。蹻蹻竹樹。開影離立如山。魁搏人葉聲。藪藪。周生心悸。欲還。強之前。籟寂谷虛。瀑聲益奮。對面語不相聞。余大聲呼曰。天壤間自有此峽。以來。乘月坐石上聽瀑。如吾兩人者亦不多得。捫崖石題名而返。周生名瑩。工畫。嗜山水。遊以壬子九月廿日。

青門籠彙卷九

記

十

廬山遊記二

黃巖記

黃巖之水其源出雙劍峰側。未至黃巖寺北三十步。下注爲小潭。巨石橫當潭口。過石五六步。又注爲小潭。泉聲淙淙。然自此汨流。亂石間逶迤而南。一里許。石壁扼之。泉從峭壁下墜。爲瀑布。太白詩。飛流直下三千尺。益

指此。其上流也。潭各圓廣。倍尋。潭旁石橫潰。離立如  
半如牛馬。如八如榻。如熊羆者。不可名數。四面竹樹環  
蔭。日光穿漏。石子平布。潭底皆作五色。或星星如金晶。  
可愛。坐磐石。掬水。饋面。徒倚不欲去。踰澗折而北。百餘  
步。巨石突出。上偃而中空。旁有竇。從竇中透出。石背巨  
石。又覆之。亦上偃而中空。如畫重累屋。然茅屋半楹。踞  
石上。俗呼空生閣也。循澗南下。登文殊塔塔。塔與瀑布相  
對。瀑垂千餘尺。深秋水瘳。猶作虬龍蜿蜒勢。轟聲如雷。  
回視雙劍峰。益逼崢嶸。石尖峻。嶒如笋。峰頂一池。人跡  
杳絕。六七月閒。有蓮花從空飄墜。導僧云。

青門龍臺卷九 記

廬山遊記三 玉簾泉記

玉簾泉在歸宗寺東北五里徑。皆行松葉水聲中。未至  
泉里許。望小閣如燕巢。仰綴崖石閒。卽泉菴也。菴右跨  
澗爲小橋。過橋。僂僂穿石罅。下坐潭側。仰望玉簾縣空  
五十丈許。如急雨如濺珠。漩雪已注潭。復激射倒躍上  
五六尺。然後折而去。泉旁石壁橫展數百丈。若列屏丹  
碧。渲染之對面。巨石突出。勢巉巉。巉然下。而上砥平  
廣。可布二席。雜樹四五株。斜映其旁。日照高樹。正與泉  
射泉腰。一線如玦。如斷虹。青碧相半。已復散爲五色。瑩  
瑩光景奇絕。昔蘇子瞻以三峽青玉當廬山第一。而不

及茲泉意子瞻時泉猶翳虺蜴榛莽間耶然則山水雖勝顯晦固自有時耶

廬山遊記四三疊泉記

遊玉簾後十日乃往尋三疊泉先一日宿觀音閣晨起  
維僧導行五里抵玉川門玉川門者峭石撐拄成洞旁  
有竇人偃僂穿竇中如門焉門內小巷正瞰鐵壁峰峰  
皆斧削橫亘二三里如張大屏障色黑類鐵因以名聞  
春夏山鵲開景最奇麗菴後循澗行里許抵一潭石多  
異狀泉作三級下注十餘丈僧曰是三疊泉也余意盡  
去之仍憩玉川門老衲元公詢遊狀笑曰外龍潭耳泉

青門麓稟卷九

距此尚五里然險絕近罕遊者乃賈勇復往元公操杖  
從尋舊徑抵潭揭澗而北踰一石岬不能受趾腹帖石  
翕翕然過此皆鳥道榛莽不及頸以下三之一磴礪而  
滑每階磴必攀援上膝幾拄頰茅脊劇十指至血濡縷  
不顧矣澗闊十餘丈率衣屢渡從石上猿接猿騰喘壯  
石巉爲之股栗久之先見下疊轉絕壁三疊俱見至此  
則兩壁削峙青天逼狹如罽泉從天落奚止千仞山志  
稱初級自崖口懸注裊裊垂練旣激於石則如雨如霧  
噴灑二級石上然後匯注龍潭轟轟如萬人鼓乃三級  
之平石又軋之別似一級則志未之及也泉於廬山最

奇最後出太白樂天晦菴諸公皆未及觀茲遊余似有厚幸。然使曩驟信導僧所給卽不之信而不遇元公導之遇矣。而或怵於險泉之奇。遂無山觀也。噫嘻。天下一闕其藩。遠信爲是。與夫困於無導。與怵險而卻者。蓋什且八九也。斯又重可慨惜也哉。

廬山遊記五

小三級泉記

小三級泉在玉川門內里許。舊名外龍潭。卽導僧指余三疊處也。語在前記中。俗以三疊泉下爲內龍潭。故此外之云。泉從高山凹處作三級下墜。潭每級可二三丈。初級循崖蜿蜒如白虹。而差短二級。怒輒於石噴數尺。

青門籠臺卷九

三

許跳珠急雪飛。注潭面不復循三級下。而三級乃在其裏。蜿蜒滙於潭。相傳潭有龍。歲旱磔狗投潭中。輒雨。潭三面拒壁轟聲如在。巨巖中震激異。他泉余與元公觀三疊泉。返復憩其旁。語元公曰。茲潭偏置之。吳會之區。遊觀之士口集。名必籍甚。今處是山也。介玉簾三疊間。曾不足比數。談者遂不之及。庸非不幸耶。然茲潭亘千百年。而適與余遇。詎非潭之幸耶。旣出語南康守廖公。鑄小三級泉四字。潭石上。令後遊者知泉之名。自毗陵鄧長蘅始。

尋三疊泉之明日由白鹿洞西行十里抵棲賢谷谷無  
也然以三峽澗勝跨澗而橋曰棲賢橋澗全石爲底  
出兩崖各數十丈石多紫黑色李夢陽所云澗石肝爛  
是也窪者爲潭爲井爲釜爲杵臼爲破甕形突者爲磯  
爲石梁爲八榻爲陂陁坻鳥水觸石澎湃若與之角久  
之不勝乃滌漩紆行澗之奇於是爲最並澗一里許至  
玉淵潭潭深無底相傳甌沉潭中後乃從洞庭湖浮出  
云潭西爲棲賢寺寺僧石公能詩喜文章與余語甚洽  
飯罷仍循澗行百餘步微徑新闢下達澗中有巨石如  
砥緣石南上復得巨石可列坐二十人竹樹交蔭鏗鏘

青門麗藁卷九

十四

之音泠然會石下石公曰茲勝新得之未有遊者余屬  
石公鐫響雪磯三字崖壁間夜就宿寺中清話竟二鼓  
明日送余過玉淵潭笑曰師過虎溪矣石公欣然相視  
大笑揖別去壬子十月四日

柳子厚山水記全從馬第伯封禪儀鄴道元水經注  
出子湘遊記或以爲似柳州不知亦得力於水經注  
當與李孝光天台遊記並傳 赤方

遊黃州赤壁記

自鳩茲泝江十日抵黃州泊舟日方晡有山巋然詢之  
舟人曰是赤壁也則大喜躍而登舟從行者三人尋岸

可二百步抵山麓山之高可百步土盡赤巔童然若髡石負土出者皆纍纍而頑蹶其尻則睥睨據之子瞻片石剝落頽垣薜壁開可摩挲讀按志魏武與周瑜毆地曰赤壁在今嘉魚在黃州者曰赤鼻水經曰右得樊口左逕赤鼻山南是也蓋名之從其色矣自子瞻冒鼻爲壁而黃州之名特著然余曩時讀子瞻賦所云履巉巖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龍意必幽邃峭險迥然耳目之表令身歷之皆不逮所聞豈文人之言少實而多虛雖子瞻不免耶抑陵谷變遷而江山不可復識耶噫天下穹壑巖崖爭奇於茲山者何啻什百而或限之遐陬荒微與莽之所翳豺狼狐狸之所嗥數百年不一效靈於世而茲山以子瞻故樵夫牧豎皆熟其名山之遭固有幸有不幸耶然則士卓犖負奇往往不能自著名當世而當世冒重名者又往往過其實悲夫

舊說赤壁在嘉魚而黃州赤壁乃乎瞻譌也余過大

冶回山西北有小嶼臨江曰獅子磯地有平石刻醉

寅窩孟德書大字北岸散花洲公瑾散花勞軍處必

孟德自荊州來畧地至此若云赤壁在嘉魚則曹兵

敗卽北走何由至是恐黃州是也獅子磯遊者罕到

而志亦不載豈子湘所謂山之遭固有幸有不幸耶



遊張公洞記

張公洞在義興東南衆山間。山小而最巒望之若覆蓋。然而洞之名特著。洞所從入有二徑。曰前洞後洞。後洞枕山麓。尤險奧。故遊者往往從前洞。余與同遊者約從後入。束炬牽衣。賈勇而下。旣下。級峻滑。且數上數下。其上則選足所置。或手決石吻中。僅乃一登。蓋以手代蹠也。其下。滑足不得。駢則以尻代趾矣。深黝中行。半里許。呼前行人稍憩。已發炬。旁眎則萬乳上下相撐拄。砢砢搏攫。奇詭萬狀。稍前。益東。陘如竇。行者偃僂入。中穿可

青門麓臺卷九

記

六

二尺所。背隆然不受橋。右投則下視深黑不見底。左屬則石與耳磷。俗呼鯽魚背矣。背窮徑稍夷。天光穿漏。舍炬行數十步。豁然開朗。石臺踞之。臺橫廣十丈而贏。縱不及者三之一。怪石蹶空。橫覆之若尸乳。下垂者愈益。奇傍數巨石。離立如長人。俗呼張公張姥。亦近似臺之。前三面削壁直上。一面磴道險絕。數百級。卽前洞所取徑也。梓楠大皆十圍。根拆出崖石間。枝葉蒙翳。洞口遊者如坐井中。望青天疑縣。一片水已尋洞口出。從上僂瞰如一池。澄泓蘋藻。縈翳之隱隱。見石臺上遊人若儵。出沒矣。夫銅官離墨諸山。蜿蜒百餘里。嶒嶂雲矗。視

茲山直培塿耳而澗之奇獨茲山擅之天地靈輿之區固不限於大小哉 正與前記緒相映發

毗陵諸山記 簡妙今人不能爲以不能簡也

毗陵縣治南三里曰茶山小丘纍纍以百數若釜者若甑者若覆敦者若杵臼若馬鬣者高廣及常或倍常其地林木蒼蔚多古冢唐末湖常二郡守修茶貢於此因以名然實非山也又南多樹木少山平望百里外翠屏類削成者爲義興銅官山縣治以西無山蓋北有山曰孟城山曰黃山俯瞰江岸其石可煨以爲堊孟城山孟嘉所僑寓也與孟城相連而小曰孤陳山九嶺逶迤如

青門麓臺卷九

七

龍門九龍山有若巴斗浮峙江面者曰巴斗山嘉山近

丹陽界山有白龍潭歲旱禱則應此皆瀕江距縣北八

十里芳茂山在縣治東三十里晉右將軍曹橫葬其麓

故一名橫山東南有山小而高突出平地曰獨孤山俗

訛鴉鵠山又南雙山夾峙曰夾山有曰秦陽山者越絕

書名秦餘杭山蓋越王棲夫差山云在夾山東自縣治

至此七十里秦陽之南多山而蓋奇曰四墩山曰許墓

山曰黃公山黃公相傳以春申君黃歇得名又南且東

曰陳墓山隋司徒陳杲仁葬地其下有龍泉飛瀑如練

若馬鞍者曰鞍山三山圍合如壺者曰壺公山前亭山

後亭山其形類龜曰龜山有巖曰榭巖有嶺曰黃婆嶺

茶巢嶺宋張忠定公故居曰張山張山南曰下浦山其

麓太湖環之一山蜿蜒窟湖中與馬蹟山對峙曰虎嘴

山湖波瀲潏峰巒廻合如畫於月夜尤宜馬蹟山在太

湖中最大上有二十三崦俗呼廿三灣也崦皆有居人

數百家或數十家其土產蹲鴟其果多來禽楊梅梨栗

其獸多鹿其草多虎齒與馬蹟山相望曰東西兩洞庭

山其小者曰津里夫椒龜諸山凡七十二峰然不盡

屬毗陵馬蹟在西青石壁屹立四穴圓徑各盈尺水落

則見或曰秦始皇帝東巡幸神馬踐蹟故名或曰漢郁

青門麓棗卷九

大

使君為雍州刺史經此山龍馬驤蹟石面故名

毗陵諸水記

大江在縣北五十里太湖在縣東南八十里漕渠東西

亘縣境九十五里大江一曰揚子江西連瓜步東入暨

陽界水經曰北江在毗陵北界東入於江是也太湖一

名五湖亦曰具區亦曰震澤亦曰笠澤湖周三萬六千

頃環三州境故張勃吳錄曰五湖卽太湖以周廣五百

里故名漕渠隋煬帝鑿大業六年詔自京口至餘杭穿

渠八百里欲通龍舟巡會稽今其故道也縣東西袤九

十餘里故渠之衰如縣之湖有六太湖最大在縣西

南者西瀉沙子湖次大郭璞江賦曰其區洮瀉是也湖  
東西三十五里南北百里丹陽金壇洮湖諸水注之在  
縣東者曰東西陽湖曰宋建湖曰芙蓉湖陽湖以近陽  
山故名宋建湖相傳高宗南渡過此云皆不能如沙子  
湖之大芙蓉湖記稱縱廣八十里彌望菰蒲荷芰煙波  
沿森江南勝觀湖廢今治爲田漕渠支流北出者以十  
數孟瀆最大瀆相傳唐元和中刺史孟簡鑿北逕孟河  
城入於江稍東有得勝新河又東有北洞子河益東北  
通暨陽有網頭河有澡港有桃花港及西北諸鄉支流  
畢入於江南出者亦以十數西則西蠡河最大宜興溧  
陽之漕取道於是故又名南運河也東則采菱港最大  
並采菱港而南有興龍河有順龍河有華渡河有太平  
河有薛堰河它支河以百數畢滙之入於湖

兩記皆有古意王整七十二峰記遜此高崇赤方

### 遊慧山秦園記

慧山諸園可遊者五六而秦園以勝聞余自吳閶歸巖  
舟山麓呼一僮循扉入時宿雨初霽落英委磴新禽弄  
聲龍山爽氣撲人矚睨開蒼翠欲滴泉瀟瀟石罅中鳴  
聲乍咽乍舒咽者幽然舒者淙然墜於池溧然潏然池  
廣袤可百尺虹橋蜿蜒塢影動搖儵魚跳波軒閣以十

數不爲厥麗而整潔靚深竹榭湘簾石屏鬆人之設在  
在不乏余嘗謂探山水之勝者必梯巉巖緝幽壑嗜奇  
者快焉而或病其勞去而休乎園林展足見平池小丘  
魚鳥親人而乏巖壑高深之趣茲遊遂兼得之意甚適  
獨哦五言詩六首暮色蒼然忽忽猶不欲別蓋丁巳二  
月十七日也

青門籠彙卷九 記

三

姪衷赤文孫編次

男 士豫 全校字  
士京

青門籠彙卷之九 終

叱陵 邵長蘅子湘 篋

石衡

鹽官 陸嘉淑水修叱點

論

陳蕃竇武論

蕃武終是漢之大臣與平勃王允事勢稍異馴致亦殊校之甘露之變情事似同人則薰蕕矣漢唐以來誅宦官不勝而受禍者陳蕃竇武何進李訓鄭注五人何進本市井小器狐疑召亂訓注皆姦人傾詖其受禍固宜陳蕃竇武以老臣重望內倚太后之威

青門龍臺卷十

論

一

外從人願起而芟除閹豎勢如吹毛爾乃卒之身死功

頽為天下悲論者尤惜之愚則以為陳竇之敗非不幸

也古來冒天下之不韙而成大功者必有堅忍之力深

沉之識故其圖之也必密而發之也必不輕今夫機弓

毒矢陷穽設而猛虎垂首帖耳而就斃者乘其不知也

苟知而避之一發不中則跳踉噬嚙以求逞其毒者益

怒而不可解君子之謀小人也必先身戢翼陽與之

浮沉弗逆其意以挑其怒使彼狃吾而不吾忌然後吾

得以深交密計陰離其黨而厚植其援及其投閒抵隙

如震雷之擊物截然而下拉然而崩雖有賁育戰掉矢

據而當之者固已糜爛而無餘平勃之誅諸呂王允之誅董卓莫不由此且夫有謀人之心而機先泄者未有不敗者也陳蕃將與竇武共誅宦官顧先事露章極言曹節王甫諸閹姦狀且曰願出臣章宣示左右令諸姦人知臣疾之噫何老諍至此衛人有佐弋者鳥至先以其毳揮之鳥驚而不射噫嘻陳蕃是衛人之續也夫搏猛獸者不旋踵斷蝮蛇者不易腕蓋稍遲之而吾懼爲所乘也宦者之毒非特猛獸蝮蛇也而蕃武狎而玩之今日誅管霸誅蘇康明日免魏彪收鄭臧慮患固已疎矣及奏收節等武乃出宿歸府從容服豫如無事時使

青門籠彙卷十

論

二

朱瑀得以盜發武奏計窮變生唾血掖庭脇帝劫后禍從中發而事遂不可爲嗚呼蕃武智曾不匹夫若也哀哉夫激之使堅其黨而緩之使徐爲圖不待智勇皆知所以乘之矣然則爲蕃武計奈何當太后稱制蕃武輔政之初交構之形未彰也當與諸常侍顯相承附示以不疑因而內竭忠欵親附兩宮外則漸引正人布滿朝列俟吾之羽翼已成計畫已定然後乘間密言於太后曰故事黃門常侍但當給事內省典門戶今中常侍曹節王甫諸人並干與朝政濁亂天下大懼寘危社稷臣請案誅首惡而貸其餘復先帝故事天下幸甚如此人

后必聽則請太后與帝御前殿勅司隸收曹節王甫俸  
覽等十餘人誅殺之其餘特。葉。在。此。一無所問不出中昃而天下  
事定矣惜乎蕃武之不及此也或曰請之而太后不聽  
則蕃武危矣是又不然太后之言曰漢元以來故事世  
有宦官但當誅其有罪豈可盡廢耶然則太后之先豫  
特疑於不當盡殺爾且許其誅管霸蘇康顧不許其誅  
節甫乎哉袁紹爲何進畫策欲召四方猛將引兵向京  
師悉誅宦官曹操聞之笑曰罪止元惡一豎更足矣何  
至紛紛召外兵乎欲盡誅之事必宣露吾見其敗也嗚  
呼操真奸雄也欺。得。冷。此論亦從曹語看出 赤方

青門籠彙卷十 論

三

愚意古人成功亦不盡如所論王允爲卓所拔用  
勃終是天幸惟王曾之去丁謂及徐文貞之去分左  
士君子艷稱之然纔說到此又恐爲李長沙輩所託  
陽與浮沉等語作用有之終不可以立訓

諸葛亮論

建興六年諸葛亮將發祁山魏延請於亮願假精兵五  
千從褒中出當子午而北直趨長安而大軍從斜谷人  
與延會亮不許論者多奇延策而尤亮之失計邵子曰  
孔明不許魏延非失計也按史魏明帝聞亮出祁山遣  
右將軍張郃督兵西拒而帝親帥師鎮長安觀其方畧



長安非無備。可知延縣師遠襲深入敵境。後援不繼。魏以大軍蹙之。不死。卽降。爾雖欲自拔歸蜀。勢且不能。故孔明非失計也。愚謂孔明之失。在不能守荊州。荊州不守。而克復中原之機去矣。今夫荊州四戰之地。襄鄧以北。曠衍千里。十萬之師。方陣橫行。兩軍相搏。彊者得志。且當三國之衝。進可蹂襄樊。窺江漢。退可爲益州捍蔽。是蜀所必爭也。方孔明之出師。魏以昭烈旣死。畧無備禦。卒聞亮出朝野震恐。假令此時荊州未失。關羽尚存。孔明親提十萬卒。壓襄樊而軍。則襄樊危。分遣魏延一軍。由子午襲長安。一軍出斜谷。爲延聲援。則長安拔。襄

青門籠彙卷十

論

四

樊危。則宛洛恒擾。長安拔。則關中土崩。魏之爲魏。殆未可知。或曰孔明雖出襄樊。豈能必勝。且延計旣不可施。又襲其餘論。不已疎乎。曰此知其一。不知其一者也。孔明之智勇。過於關羽。曹叡之奸雄。不如曹操。羽幾得志於操。至欲徙都以避其銳。而謂亮不能得志於叡哉。主人方逐虎於門。狼攫其羊。勢不亡。收孔明出。亮魏人不得不歛境內之甲。悉力與孔明角。長安距洛千餘里。距襄樊二千餘里。聲勢不接。赴援不服。乘虛掩襲。可以必克。鍾會大軍趣漢中。而鄧艾入陰平。李光顏官軍。泗曲而李愬入淮。蔡李存勗令諸將與段凝相拒。河

而偏師入汴梁。此兵法也。孔明既失荊州，不得不乘險以倖一勝。今年出祁山，明年出散關，出斜谷，甲兵頓敝，餽運艱阻，敵人依險自固，堅壁不戰，而我逡巡坐困矣。譬之兩人鬪於穴中，勇者左掣，右掣不能盡展其技，而怯者挺戈自衛，亦可無敗。故曰：荊州不守而克復中原之機去矣。吾是以知蜀之終於蜀也。論者謂關羽驟勝而驕，且多撤備兵，使吳得掩其空虛，孔明奚責焉？是又不然。昭烈之入蜀也，以荊州委孔明，孔明之入蜀也，以荊州委羽。孔明既定巴蜀，北爭中原，而不遣大將率數萬之衆屯江陵爲羽後繼，乃孤軍遠鬪，啓蒙遜之狡謀。

青門籠彙卷十論

五

非孔明責而誰責耶？吾觀劔閣阻險，僅可自完。蘇氏所爲守不可出，出不可繼者也。公孫述、李雄、王建、孟知祥、明玉珍皆常有蜀矣，終不能踰蜀一步。獨漢高帝舉兵出陳倉，還定三秦，蓋高帝因天下之未定而急乘之，且天授非人力也。後世割據之雄，所謂么膺不及數子，而恃險與遠，自速覆亡，嗚呼亦愚矣哉。

揣摩時事眼光如電，文亦老吏斷獄，赤方。

唐太宗論 立論純乎儒者

太宗起晉陽，捨亾隋，鋤羣雄，及天下已平，納諫愛民，致治之盛，比隆成康。自三代以下，未之有也。一傳而遭女

王之亂幾覆唐祚論者以高宗嬖武氏廢后殺子釀成  
亾唐之禍爲高宗罪太宗真何自解邵子曰高宗之納武氏太宗教之

也何以知其然也武氏故太宗才人高宗悅之納之後

宮夫子烝父妾是禽獸行也大逆亾道也夫人躬大逆

冒禽獸之行苟非病風喪心鮮不顧忌而有所不敢者

且夫高宗愚柔之主其淫虐放縱不如周天元隋煬帝

顧悍然排衆議懷忠諫以先帝之才人正位六宮而畧

無忌憚彼其中必有所恃者矣史載太宗寵巢刺王妃

楊氏生子明文德皇后崩欲立爲后魏徵諫曰陛下方

比德唐虞奈何以辰嬴自累乃止尋封明曹王令繼元

青門籠彙卷十 論

吉後夫開國之主其舉動善惡後嗣則之太宗以兄奪

弟妻高宗以子納父妾宮闈之內習爲故常嗚呼高宗

所以躬大逆冒禽獸行而無所忌者蓋由此也吾觀古

今蠱淫嬖賤內亂犯倫眇不及於禍甚者覆宗亾身爲

天下辱笑漢之成帝晉之惠帝陳後主隋煬唐高宗中

宗元宗皆是也先王知其然以謂王政自內始故陰教

最重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有數敘曾

於王所有時而所以正其宮闈者有師傅保姆之訓言

嬪御祝史之功有內宰宮正之匡攝猶以爲文也必先

之以身化宋曾鞏有言曰家人之義歸於反身二南之

業本乎文王。世皆知文王所以興。由得內助。而不知其所以然者。蓋原於身化。所謂身修。故家國天下治者也。嗚呼。得之矣。向使太宗正宗人之義躬。二南之美正心。修身齊家爲後世法。後雖有失德淫縱之君。猶有所忌。憚不敢自恣。而法臣拂士。猶得以彌縫匡救於其間。武氏雖善蠱。高宗雖悅武氏。必不敢儼然冠之後宮。寵之椒房。吾知武氏以尼老爾。詎能爲唐禍哉。嗟乎。太宗功業雖隆。而先王之道。惜乎未之聞也。一傳而敗。亾惑也。太宗常作帝範十二篇。又手疏過失。以戒太子。可爲切至。顧獨無一言。及於家教。蓋亦自諱其所短耶。再傳至

青門籠彙卷十

論

七

中宗元宗。皆湛溺淫嬖。女禍蔓延。而藩鎮宦官盜賊之禍。相因而起。訖於唐亾。嗚呼。開國之舉動。可不慎哉。

褚遂良論

大臣當國。不幸視其君有過舉。及其事之未遂。而匡救之則諫。行而身安。待其勢之已成。而逆折之。則諫未必行。而身危。孔子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江河之鱗。始焉涓涓。童子捧土塞之。可以有功。及乎橫溢。四出決隄。防壞城郭。廬舍而無可如何。何則。其勢之已成也。唐高宗立武昭儀爲后。褚遂良諫不聽。竄逐以死。吾悲其忠。而惜其諫之不蚤也。武氏本太宗才人。高宗以太子入侍。

悅之太宗崩武氏爲尼上詣寺見之武氏泣上亦泣王  
皇后陰令長髮勸上納之後宮以閒蕭淑妃之寵未幾  
大幸按武氏爲后在永徽六年時太子弘生已三年則  
高宗初年武氏已入宮矣踐祚日淺梓宮未寒嗣君過  
舉孰大於是遂良顧命大臣當以是時力諫曰臣竊聞  
之道路陛下納故才人武氏於後宮武氏經事先帝十  
有餘年天下莫不知一旦復侍陛下損先帝之聖德累  
陛下初政國人述之太史書之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  
主夫四海之大六宮之富詎無才色如武氏者臣愚受  
先帝付託死不敢奉詔陛下幸聽臣願出武氏謝天下

青門籠彙卷十

論

八

事。耳。不。可。爲。登。堂。以。此。時。死。亦。勝。後。來。之  
不聽則以去就爭之又<sub>不聽</sub>則以死爭之高宗雖昏必

爲悚然改容且是時武氏之寵未固蕭淑妃之愛未弛

奸人德儉義甫李勣敬宗之徒羽翼未成左右武氏者

僅一王后爾淑妃必且傾之於內夫內有淑妃之閒外

無德儉義甫李勣敬宗之援以未固之寵納必死之諫

如轉圜矣惜乎遂良計不出此顧遲之五六年後迨立

后議起武氏之勢已成中外蟠結堅不可拔然後欲以

一身障其橫瀾叩頭流血請死嗚呼晚矣吾觀高宗非

甚愎諫者常欲特置宸妃以武昭儀爲之韓瑗來濟諫

以無效乃止李勣入見上曰朕欲立武昭儀遂良固

執以爲不可遂。良既顧命，大臣事當且已乎。勅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然則帝於遂，良猶有忌憚。惜遂良諫之不蚤爾。太宗聘鄭仁其女爲克，魏徵聞其常許嫁，士人陸爽遽上表諫，帝大驚，手詔停冊使夫。汚先帝之嬪御，與納許嫁之女，過孰大小。魏徵諫而遂良不諫，律以春秋之義，遂良能辭逢君之罪乎。雖然，遂良李勣長孫，無忌同受顧命，無忌中金帛之餌，囁嚅脂韋李勣且贊成之，臨軒冊后，勣躬齎璽綬而遂良特立不回，卒以諫死。嗚呼！非忠臣能乎哉。陽道州賢人也。

昌黎譏之過切，故束處須有此挽回，非徒作文字掉

青門篋彙卷十

論

九

尾波瀾

李德裕論

相臣之道，才德兼全者上也。其次則重才相之才者能出身犯難成不世出之功，而往往不能自全，其身名於功成之日，則才有餘而德不足也。蓋天下固有有才而無德者矣，未有有德而絕無才者。無才而冒德名，則庸相爾。石慶陳萬年之徒是也。漢唐大臣以厚德稱者，莫如丙吉。婁師德吉在郡，邸獄能閉門捍詔，全皇曾孫師德在豐州都督，率士屯田積穀數百萬，是豈無才者所爲乎。夫馬之貴騏驥者，以其不蹏不齧，負重而致千里。

也。雖不可得，則當擇其能負重而致千里而不免於  
跼者。吾爲豐其芻秣，謹其羈勒而善馭之，可以收千  
里之用。若夫任不勝一石，十里數十里而汗，是駑馬也。  
而御者方執策以驕於人，曰：吾馬不跼，吾馬之德，駑  
驥之德也。嗚呼！安所用之？李德裕，唐之才相也。其破回  
鶻，平澤潞，若承蜩然，決機料敵，斷於千里之外。若燭  
照數計，然非才能如是乎？獨其急恩怨，樹朋黨，議者短  
之，然卒以此敗。所謂才有餘而德不足也。吾觀裴度、  
呂蒙正、李光顏、李愬諸將，皆忠勇能自奮功名之會。德裕之平澤潞、王元  
逵、何弘敬諸將，皆庸才。又陰持首鼠，王宰、石雄亦非賢

青門籠彙卷十

論

十

將。非德裕多方，駕御不能有功。則德裕之才，有勝度者  
矣。度委蛇將相二十餘年，以功名終。德裕一斥不復，卒  
死貶所，而後人遂以此爲裴李優劣久矣。世之好以得  
喪禍福論人也。悲夫！三代以後，大臣才德兼全者，漢之  
蕭何、蜀漢之諸葛亮、唐之房、杜、狄、仁、傑、裴、度、宋之韓琦、  
司馬光、范仲淹、富弼、庶幾近之。若漢之陳平、魏相、唐之  
姚崇、李泌、李德裕、宋之趙普、寇準、南宋之李綱、虞允文、  
皆才相也。盧懷慎與姚崇同相，崇曰：「台十餘日政事，委  
積懷慎，惶恐入謝。」上曰：「朕以天下事委姚崇，以卿坐鎮。」

雅俗爾嗟乎使元宗不相姚崇雖百懷慎能成開元之治哉後世相業益無可稱尺步繩趨者謂之相度模稜兩可者謂之相器幸而天下治安俛仰雍容坐收雅望一旦當大難大疑宗社安危之頃舉朝張皇議論蠡起而大臣立於其上狐疑回惑不知所爲以釀成敗亾之禍往往而有嗚呼庸臣之誤國與奸臣之僨國其罪均也方舉朝張皇之時有一人焉起而任天下所不敢任爲天下所不敢爲則天下倚以爲重衆議可息而國家可安此非才相不爲功宋眞宗時契丹大入王欽若請金陵陳堯叟請幸成都寇準獨排衆議固請親征遂澶淵之功則準之才足任之也嗚呼才相不易得也入主擇相慎毋使庸臣冒德名者得以居才相之上而才畧如德裕如準者亦當善用其才毋以伎求剛愎自取爲後世所悼惜也哉

青門籠彙卷十

論

十一

陸水修言此文曰文饒之爲才相夫人而知之所當論者維州得失與黨事之紛爭耳但稱其才似無所別識愚以爲此文之旨在重才相特借文饒立論耳水修之論未敢謂然入長源於才相古今具眼以考亭之識而過信李繁吾疑之久矣 一 赤方



談吳中水利者言人人殊。大較宋人亟議復五堰復十  
四閘門治吳江岸。明人亟議濬吳淞濬瀏河。導白茆港  
類皆祖郊氏單諤諸書。然無係於毗陵利害。故畧弗論  
也。夫水利之大曰轉漕。曰溉田。毗陵北枕江。東南凭太  
湖。有二浸之利。而無其害。顧歲旱而旱。歲潦而潦。而漕  
渠之議濬。議灌。頻歲見告。得無當事者慮有未究。而經  
畫之未詳耶。愚聞按圖記江自丹陽繞郡境一百八十  
餘里。西北支流道江者以十數。孟瀆最大。稍東則小河  
港。稍東則剩銀港。剩銀以東。烈塘最大。益東。迤邐而北

青門籠橐卷十 議

十一

澡子港最大。桃花以東入暨陽界。則申港利港最大。此  
渠皆可行舟。宋元迄明舊置閘其上。引潮通漕。有餘則  
用溉民。往往益股引之。溉田數萬計。利至渥也。自明嘉  
靖初築城禦倭。而孟瀆稍淤。萬曆以後。水政久弛。濁泥  
乘潮日積。而烈塘澡子諸港次第淤入我國家懲已  
亥海孽之訖。瀕江列戍。卒起亭燧。支流通江者稍稍槌  
木石塞之。自是潮絕不來矣。潮不來則轉漕艱阻。小遇  
淺澀。輒議疏濬。人徒畚耜之勞。水衡之金錢。費亡慮千  
萬計。而西北諸鄉時苦旱災。誠疏通孟瀆烈塘諸港。修  
復舊隄。其利有三。父老言潮來時。試以蕭葦留之。葦高

一寸潮留數寸使濱江諸牐潮至而啓潮平悉閉引水注之漕渠巨艦通流不復慮涸一利也孟瀆爲江浙漕餉捷徑載在漕誌秋冬漕船空回脫遇京口阻滯徑由大江抵常州空回既速則赴兌亦速二利也旁岸民田益得支引灌溉高饒烏鹵之鄉變爲沃野三利也難者將曰國家廢牐障流所以阻舟艦備非常又其上皆築馬道功費久遠使盡復舊牐馬道必廢愚竊謂不然孟瀆原宿有鎮兵今距江置牐設天關燕尾令可通行巨編其他支河對門僅通小舟下置柵欄列戍之卒謹伺其啓閉又於對門上平布巨木度可容數騎並驅亡患

青門龍臺卷十

議

三

二難矣去二難就三利轉漕溉田兼資最上策也次議復漕牐呂城奔牛舊制三牐宋陸游謂自創爲漕河時茲牐已具矣顧毗陵以東又有五瀉上下牐考宋史河渠志乾道二年以兩浙轉運司及常州守臣言與築五瀉上下二牐修牐裏堤岸防泄運水令無錫知縣掌鑰卽遇水深六尺方開當日慎重如是蓋毗陵地勢西仰東傾呂城奔牛牐僅可蓄奔牛以西之水濟丹陽運五瀉牐乃可蓄無錫以西之水濟毗陵運今其蹟雖久廢宜於丁堰戚墅開特置一牐以時啓閉常蓄水五六尺以上則運河免灌注挑濬之勞此專主漕者也次議疏

百瀆按舊志百瀆在毗陵二十有六在荆溪七十有四所以洩西南衆流入震澤而歸於海者然稍湮塞矣空鳩工於食利之民開茭蘆濬淤澱令百瀆故道十疏其六七澇則泄水入湖旱則引水灌溉而濱湖之地無凶年單鍰所云百瀆之驗歲水旱皆不可不開也次議築圍田次議濬溝渠陂塘下地懼水蓄之圍田所以防也高地利水瀦之溝渠陂塘所以蓄也故農諺曰種田先岸種地先溝高鄉不登以無溝故低鄉不登以無岸故郡太常唐鶴徵有言高田多爲陂塘厚儲深蓄勿使洩而溢之外低田多爲圩堰渠穿股引無使潰而入於內

青門籠彙卷十

議

十四

陂塘闊濶圩堰堅完高下兩利歲可常稔三策皆專主漑者也夫蘇松地卑下巨浸所漑有利亦有害故興利難毗陵平壤蓄泄易施利多而害少故興利易昔西門豹治鄴漳水在旁豹不知用史起譏其不知今擅必興之利操可濟之策據易集之形而懲羹吹虀因循廢墜重爲史起所譏詎不惜哉愚更有說焉一邑猶一身然四鄉其四肢也邑治其腹心也川渠流通則其榮衛血脉也吾邑前後市河惠明玉帶諸河所在填淤舟楫梗澀譬有人焉四肢無恙而心腹痲結其人必病吾久憂夫吾邑之告病也

復孔聖像議

孔聖之有像設歷漢唐宋元明二千六百餘年而遠矣

於明臣張璠臆說心竊非之擬作復孔聖像議曰孔

聖有像曷助乎漢文翁守蜀興立學校於禮殿圖孔子

及七十二子像孔聖有像始此靈光元和元年置鴻都

門學畫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夫鴻都學私學也私學

有像其時太學必有像可知唐上官像始見於開元八

年李元瓘奏疏然考元瓘疏言先聖孔宣父配坐先師

顏子今其像見立侍請據禮文合從坐侍是則前此已

有塑像特因元瓘言改十哲爲坐像又增塑曾參像於

青門簾櫳卷十

五

十哲之次耳宋初詔修飾先聖十哲像畫七十子及先

儒二十一人像於東西廡木壁元豐間以孟子同顏子

配食宣聖令天下學廟塑像又按宋朝會要云國子監

聖像舊用冕九旒服九章崇寧四年詔從司業蔣靜之

請改用冕十二旒服十二章仍圖繪頒之天下元太祖

初平燕京卽以金樞密院爲宣聖廟大德六年以左丞

相哈剌哈孫請建廟立像明初北監塑像猶因元舊蓋

歷漢唐宋元像未嘗一日廢也今夫聖人之道其大天

也其明日月也區區像之有無詎足重輕然而明君哲

相必出此者謂非此不足尊瞻視而動天下後世敬慕

之情也。八人之情敬則尊尊則不褻慕則思思則奮司  
馬遷曰吾適魯觀孔子車服禮器低徊久之不能去韓  
子曰惜乎吾不及其時進退揖讓其閒夫車服禮器之  
遺猶能令見者低徊而不置矧親仰其盛德之容如生  
如存者乎故自漢以來千六百年其閒未嘗無大有爲  
之君更制變法之相而聖人之像尊之而莫敢廢意在  
此也明初宋濂始有木主之議然太祖弗是也嘉靖九  
年張聰用議禮驟貴乃益倡曲說令國子監及天下郡  
縣學毀撤聖像易以木主編修徐階疏爭之畧曰愛其  
人者雖杖履唾浹猶加珍惜況毀先聖遺像乎禮科給

青門籠彙卷十

議

去

事中王汝梅等亦疏言國學塑像太宗常令正其衣冠  
不如古制者我朝列祖瞻視而拜之百有三十餘年普  
天率土像設巍巍殆以千計一旦毀撤寧不駭人聽聞  
爭甚力聰悍然不顧嗟乎聰亦愚妄無忌憚之尤者矣  
聰之言不過曰塑像之賫同於釋氏耳夫孔聖有像始  
於西京佛自東漢時流入中國其後寔盛是釋氏像教  
乃竊孔聖之似而非孔聖之同於釋氏也且夫吾儒之  
教爲釋氏所竊者奚止一像吾儒曰心性彼竊之亦曰  
心性吾儒曰施濟曰仁民愛物彼竊之曰兼愛吾儒曰

闕隱曰不忍人彼竊之曰慈悲吾儒曰迪吉逆凶彼竊

之曰。慨福其實皆似是而非。是故聰者溺之。智者辨焉。未聞吾儒遂從而廢其說也。且聰果以爲聖人。不當同於釋氏。耶。何不令天下學釋者。毀釋氏之像。以尊聖人。而顧令吾儒。毀聖人之像。張釋氏而助之。攻也。盜有竊儒之衣冠而行於國中者。吏不盜之訶。而令國中之儒。毀衣而裂冠。曰。吾憎其似盜也。聰之說。何以異是。抑又大不忍者。聰議始行。郡縣多不忍遽毀。藏之複壁。距今一百六十餘年。使聖像幽暗閉塞。不覩日月。揆之崇師重聖之意。尤爲刺繆。今聖天子在上方。當禮樂修明文教。蔚興之日。愚以爲應請令太學及天下郡縣學。盡復孔聖遺像。四聖十哲。悉從配坐。七十子及從祀諸賢。畫像兩廡。追漢唐宋之盛觀。斥姦臣之臆說。使天下萬世。謂聖像廢而復設。實自本朝。詎不盛哉。斷而行之。是所望於聖君賢相矣。謹議。

青門籠彙卷十

說

七

耐廟說一青門經學之文皆醇而不疵

說

士虞禮記曰。明日以其班耐。禮記曰。卒哭。明日耐於祖。父。又曰。殷練而耐。周卒哭而耐。孔子善殷益耐之文。見於經者如此。自鄭氏有耐已復於寢練而後遷廟之注。而諸儒之說始紛紛矣。程子曰。喪須三年而耐。若卒哭

而祔則三年都無事禮卒哭猶存朝夕哭無主在寢哭於何處張子曰古者君薨三年喪畢吉禘然後祔因其祫祧主藏於夾室新主遂自殯宮入於廟蓋三年之中不撤八筵須三年喪終乃可祔二子之說皆不從周祔者也呂與叔曰祔祭各以昭穆之班祔於祖廟有祭卽而祭之既除喪而後遷於新廟此則從周祔而不主鄭氏祔已復寢之說也唐開元宋政和二禮皆禫後始祔廟宋儒高閔以爲卒哭而祔則已遽禫祭而祔則太緩當以大祫之明日祔三者皆不主鄭說也司馬溫公書儀卒哭明日而祔祭畢先奉會祖考妣祠版置故處次

青門籠彙卷十

說

六

奉亡者祠版還靈座則主鄭氏祔已復於寢之說朱子家禮因之而陸子力辨其非以爲既祔之後不當復反於寢按禮坊記曰喪禮每加以遠子游亦曰喪事有進而無退又按士虞禮曰獻畢未徹乃餞鄭氏注曰卒哭之祭既三獻也餞送行者之酒尸且將始祔於皇祖是以餞送之夫人子之於其親既餞之旋反之於事生則謾於事死則褻揆之禮意竊所未安故陸子之辨是也然則當何從曰諸儒据禮皆是也其弊在古今異宜而議禮者泥之太過也古者每代各爲一廟每遷主必壞

廟穀梁傳曰易檐改塗禮志曰更襲其廟意必先遷高

祖之至於夾室。然後可以改業高廟。又次遷會。而於  
新廟。然後可以改業禰廟。而納於祔之主。其事綦重。故  
告之不可不蚤。朱子所謂告其祖當遷太廟。而告新死  
者當入此廟之漸也。今父子祖孫同處一室。改題神主。  
以及每龕遞遷。食頃可以畢事。夫遷主在兩年。後而告  
祔。在卒哭之時。不已驟乎。且遷主之日。告乎。不乎。不告  
則已。畧再告不虞。瀆乎。告而不入。則告非具文乎。抑又  
有不可解者。古禮昭常從昭。穆常從穆。故獨告於祖。  
文曰。適爾皇祖某父。以濟祔爾孫某甫。今既無昭穆之  
次。新主入廟。羣主皆遷。不於祖室。而入禰之故室。而祔  
仍告於祖。禮則似已於義。何居。愚以爲卒哭而祔之祭。  
古禮必不可無。而今禮可不必有。省此一祭。則几筵如  
故。復寢之當與否。可不必辨。而諸說亦無煩紛紛矣。然  
後一遵朱子家禮。大祥前一日告遷。改題神主。祥祭畢。  
奉新主入於廟。而以祔之。明日奉祧主瘞於墓。而祔之  
事畢矣。故曰古今異宜。而議禮者泥之太過也。

叔嫂當服大功說

檀弓曰。叔嫂之無服也。蓋推而遠之也。奔喪篇曰。無服  
而爲位者。惟叔嫂。後世議禮之家。遂爲叔嫂無服。至貞  
觀始制小功。至今因之。愚以爲叔嫂無服之文。非古也。



殆秦燔書籍。經有舛訛。而解經者之蔽也。先王制服也。父族九世。三從。凡四十。有八母族。凡四妻族。凡二。至於舅之妻。從母之夫。同爨。皆爲之緦。而嫂叔在一門之內。有相奉養之義。而無服紀之制。揆之禮經。不當如是之疎。凡人有嫂之喪。其父母爲之服大功矣。其子爲服齊衰期矣。其妻爲服小功矣。單子一身。立於父母妻子之間。環顧衰麻而已。從吉服。飲酒食肉。晏然同於無喪之人。準之人情。不當如是之詭。抑又有不可解者。夫所謂推而遠之者。非謂別嫌防微爲淫邪之人。禁未然乎。嗚呼。春秋之世。烝母。奪婦。兄妹。宣淫。凡後世所爲。內亂禽獸行之事。已無所不有。世變之極。豈由服制若謂無服可以防淫。則五服俱應割絕。嫂叔何嫌。而斷斷然獨爲之防。議禮聖人何迂愚之甚也。且夫服之輕重。刑之生殺。分焉。故傳曰。罪多而刑五。喪多而服五。上附下附。列

青門簾葉卷十

說

三

也。按律文。親族相姦。大功以上。論死。而無服者。罪止於杖。若將以防嫌。耶。則當引而重之。不當推而遠之。引而重之。則親親也。推而遠之。則途人也。欲爲之防。而反潰其防。有是理乎。故曰。嫂叔無服之文。非古也。經有舛訛。而解經者之蔽也。然則叔嫂當何服。曰。當服大功。按儀禮。喪服記曰。夫之所爲。兄弟。妻降一等。此嫂叔有服。

之明證也。然則何以知其大功曰此從服也。凡從服例降一等。夫於姑姊妹大功則妻爲之小功。夫於兄弟期引妻固應爲之大功矣。且不觀娣姒之服小功乎。夫於兄弟妻大功故妻降一等而小功。此尤確然無疑者也。然則先儒何以不主其說曰鄭氏賈氏皆泥於檀弓奔喪之文者也。故鄭氏於喪服記一條不敢解也。賈氏支離而爲之解也。後儒又泥於鄭賈而不敢異同其解也。然則檀弓奔喪之文不可信乎曰戴記多漢儒語而儀禮自是周代之書。與其信戴記無寧信儀禮也。然則今制何以不大功而小功曰當時貞觀諸臣但引同爨總而不知引喪服記之文。此不詳考之過也。雖然非余之臆說也。蔣濟成祭袁準魏徵顏師古諸人皆已言之。程朱二子亦曰後聖有作須爲制服。蓋余嘗誦說之云爾。嗟乎古今異禮制不相沿。故禮有變古而得中者。叔嫂之無服而有服也。母之易期而三年也。易齊而斬也。舊殯而不塗也。重易而帛也。庶人之祭三代也。雖百世遵之可也。周公復生詎能輕議哉。

妾母不世祭說

喪服小記曰慈母與庶母不世祭。鄭氏注曰以其非正。又引春秋傳於子祭於孫止。愚謂鄭說非也。按小記本

文曰妾耐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耐耐必以其昭穆注曰妾耐於妾祖姑者言妾死亦耐於夫祖之妾也祖亡妾則又間會祖而耐高祖之妾凡耐必使昭穆同會祖非夫同列也夫曰耐於妾祖姑則祖妾猶得耐食可知曰中一以上而耐則高會之妾亦得耐食可知果如鄭說於子祭於孫止安所得祖妾而耐之且推及於高祖之妾耶鄭氏亦知其說之窒礙乃曰妾無廟今云耐及高祖者當爲壇耐之耳按禮天子立七廟一壇一墀去廟爲壇去壇爲墀去墀爲鬼漸而之遠其祭益稱則壇何常不祭耶故愚以爲鄭說非也然則記言不世

青門簾櫳卷十

主

祭何居曰所謂不世祭者爲祀妾之禮殺於女君不得謂之祭也禮有牲曰祭無牲曰薦按小記易牲而耐於女君注曰女君適祖姑也易牲而耐則凡妾下女君一等疏曰女君特牲妾則特豚蓋妾祭不用牲可謂薦不可謂祭由斯以言豈惟孫不得祭卽子亦不得祭故曰不世祭也若謂祭止於子遂絕之而不祀則鄭說非也

繼母改嫁無服說

儀禮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報傳曰何以期也貴終也鄭注常爲母子貴終其恩也王肅曰從乎繼而寄育則服不從則不服也翟凱曰服之者庶子耳爲父後

者不服此。因鄭說而推之也。庾蔚之曰。王順經文。鄭附傳說。王卽情易安於傳。亦無礙此。兩是之者也。或問二說當奚從。答曰。王說是也。不嫁則母子。嫁則途人矣。奚其服。或曰。然則經何以云。曰。經爲從嫁之子言也。故郝敬曰。此條當以繼母嫁爲句。從爲句。謂父死。子幼。從繼母嫁。是始終相依也。母喪則子爲期。子喪則母亦期。以報之。蓋母之義雖絕於父。而其恩猶在於子。故爲之服也。或曰。禮稱繼母如母。則無論從與否。皆應爲之服矣。答曰。是又不然。皇密云。繼母如母者。謂配父之義。恩與母同。故孝子之心不敢殊也。傳曰。繼母何以如母。明其

青門麓橐卷十 說

三

不同也。是以出母服周。而繼母出則無服。此不同之驗也。又房景先五經疑問曰。繼母配父。本非天屬。與尊合體名義。以興兼鞠育。有加禮服。是重旣體違義盡棄節毀慈。作嬪異門。爲鬼他族。母道不全。何終恩之有。又按今制。前夫之子從繼母改嫁於人。爲改嫁繼母。不杖期。故不從則不服。考之於古。按之於今。確然無疑也。或曰。是則然已。今有某甲死。其妻攜子改嫁於乙。乙爲其子授室。與產乙死。挈子返於甲之室。死則與甲同穴。如此者。乙之前子應爲服不曰。嘻。甚矣。烏子服。或曰。若是與改嫁同乎。曰。殆又甚焉。喪服繼父同居。傳曰。夫死婦稱

子幼子無大功之親與之適人馬融則謂其小也無大功之親以收養之故母與之俱行適人明改嫁非得已也今乙死而恣然去之若未嘗將合者然是謂得已而不已於義則已絕於情則已漓在甲家則嫁而復還也在乙視之則甚於嫁也而前子顧爲之服乎或曰然則處此奈何曰變服而哭於其室既葬而除之它非所知也既已答或問因筆之以發之知禮者

康節公當稱先賢說

長蘅旣重建始祖祠成恭題木主曰邵氏始祖先賢康節公位齋戒十日奉主躋於堂位居中南向左右無

青門籠彙卷十

說

子

配位而祀遷祀以下於別室禮也或疑曰余見聖廡從祀諸弟子稱先賢而左丘明以下稱先儒舊已子之祀康節也進稱先賢有據與曰有及門弟子稱先賢後賢稱先儒此明嘉靖間張孚敬所釐定也崇禎十四年帝幸太學以宋儒周程張邵朱六子有功聖學欲於己定位次題稱外特加隆崇令內閣所司集議禮部右侍郎蔣德璟言世次相序遵行已久請改題木主尊稱先賢而位次仍舊便詔報可其明年四月復更定位次見躋祀六子於左丘明下蓋出上意云 國朝康熙二十五年

八月爲史許三禮疏言周程張邵朱六子理學正傳

直接孟子明季已稱先賢序於公羊穀梁之上不當與  
先儒一例宜令天下郡縣學槩加釐正詔下公卿博議  
時少宗伯徐公乾學建議言宋儒之不可先漢唐諸儒  
猶祭川者之必先河而後海也六子德崇業廣寥寥千  
餘年紹承道統雖七十二賢亦或有所未逃若欲尊六  
子似宜列之四配十哲間今乃躋於公羊子之上步叔  
乘顏噲之下是進退無據也疏遂寢然太學題稱位次  
皆如故夫太學者郡縣之表率太學稱之而專祠顧仍  
舊稱於義爲不順且是慢其祖也蘄則奚致或曰是則  
然矣然子之說今博士諸生或未之前聞也蘄曰然乃

青門籠橐卷十 說

圭

具著其始末附祠志今後有考焉

姪衷赤文孫編次

男 士豫  
士京 全校字

毗陵 邵長蘅子湘 卷一

衡

鹽官 陸嘉淑水修批點

書 尺牘 題跋

與魏叔子論文書

某頓首叔子先生足下向辱示論文數書學者作文之法綦備獨疑於文章之源尚蓄而未發意善易者不諱易耶抑有所秘也僕於文亦學之而未至者顧衷所曰

青門龍彙卷十一

書

一

志敢一質之左右聞之先輩曰夫文者非僅辭章之謂也聖賢之文以載道學者之文斷非畔道故學文者必先澹文之源而後究文之法澹文之源者何在讀書在養氣夫六經道之淵藪也故讀書先於治經愚意欲畫以歲月易象詩書春秋三禮諸書以漸而及不必屑屑孔牽注疏務融液其大指所在然後綜貫諸史以驗其廢興治忽之由旁及子集以參其邪正得失之故又恐力不能兼營史自左氏司馬班范三國南北五代而外子自莊列荀楊韓非呂氏賈董而外集自韓柳歐蘇曾王而外或畧加節抄可備采擇此讀書之漸也韓愈氏

有言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是故其氣盛者其文暢以醇其氣舒者其文疏以達其氣矜者其文礪以紕其氣慝者其文誠以刃其氣撓者其文剽以瑕是故涵泳道德之塗畜六藝之圃以充吾氣也泊乎寡營浩乎自得以舒吾氣也植聲氣急標榜矜吾氣者也投贄于謁蠅附螳營慝吾氣者也應酬膠勸諛墓攫金撓吾氣者也此養氣之說也二者所以濬文之源也至於文之法有不變者有至變者文體有二曰敘事曰議論是謂定體辭斷意續筋絡相束奔放者忌肆雕刻者忌促深贖者忌詭敷衍者忌俗是謂定格

青門籠彙卷十一

書

二

言道者必宗經言治者必宗史導情欲婉而暢述事欲法而明是謂定理此法之不變者也若夫川橫馳騫變化百出各視工力之所及巧拙不相師後先不相襲此法之至變者也吾得其所爲不變者不左史不班范不韓柳歐蘇而不可駭其初也吾得其所爲至變者卽左史卽班范卽韓柳歐蘇而不可訾其襲也二者所以究文之法也是故不濬其源而言文譬之揚蹄泮之波者不識渤澥之廣炫螢尾之照者不視日月之明幾文之成不能也不究其法而言文譬之驟新羈之駟而弛其銜轡操匠郢之斤而輟其規矩幾文之成不能也僕持



此說藏胸中久與流俗人言未免疑駭譁笑惟先生爲  
當今文匠而又疑向者之論尚有所祕也輒敢竭其愚  
陋冀相叩質雖然僕僅能言之耳僕才氣蹇劣又苦人  
事雖心斬其至是力不能赴歲月荏苒恐遂無成亦何  
敢望與先生抗衡哉養由基射楊葉於百步之外不失  
一焉張七屬之甲一發而洞胸貫札此其於藝至精也  
而支離疏攘臂其旁談縱送之法刺刺不休試令之操  
弓挾矢則捫指退矣僕論文大類是惟先生進而教之  
與賀天石論文書

承委尊公墓表真一好題薛先生誌未免事爲辭沒讀

青門籠彙卷十一

書

三

之悶悶兄翁所自爲狀詳整合體中間亦有一二條可  
商某作此文鑄扉謝紉三日僅能脫窠自謂頗得剪裁

法雖然人苦不自知世有作者恐更相笑也僕平日持

論以爲文章莫難於敘事唐以後文章亦莫阨於敘事

昌黎自成彼調然苦生割失自然惟毛穎傳直逼子長

要是游戲筆墨耳河東自段太尉逸事而外多學六朝

廬陵澹宕處極得史遷風神而奇氣不如蘇長公自言

平生不爲行狀墓碑大較敘事是其所短四公地位乃

爾他亡論已明人宋潛溪敘事有體然病其繁弁州蹊

徑未化又好以古語傳會今事讀其文若今人事蹟一

一豫摹古人爲之者荆川遵巖它文出入廬陵南豐間不愧文匠獨誌傳不能佳大要冗長苦鎔鑄力少震川情致絕佳正覺洮洮易盡僕才識駑下於明數公尚不堪執鞭而輕詆訛其後支離疏攘臂而議賁育之勇怯不待識者笑其妄矣方今海內作者屈指不過十餘人要亦互有長短不無利鈍此事卒未易竟談緣兄翁相知深偶覩縷至此不一

與魏叔子乞記書 前有五真序此又述之殊不

厭復正以法勝頃見叔子記卽刪潤此書成之

極有致自詭如孟堅之鈔子長也

青門籠彙卷十一 書

四

去冬梁谿朱生爲僕寫五真圖其一坐湖石左手展卷右手著鄰上似意有所會听然微笑旁列碧梧翠竹水聲瀟瀟循竹間去爲展卷圖其一披襟搖羽扇箕坐大柳樹下左手反踞樹根一童驅烏健過其前田中白鷺三一飛去二掠波欲下欣然有平疇遠風良苗懷新意爲課耕圖其一戴淵明巾支方竹杖布袍屨履獨蹣跚層巒疊嶂閒爲遊嶽圖其一坐葉舟簞笠持釣竿注眼看釣一手自撚鬢舟尾隱汀蘆中逢艫施幔幔中露書帙茶具爲垂竿圖要是洲嶼小景耳不足當洞庭烟水最後畫一頭陀趺坐巖廠下巖上翠藤青蔓纏絡搖綴

藤花。欵欵欲墜。爲蕉團圓頃已裝成冊子。乞先生作一  
記。用楷書書其前。僕與家人約。夏則驅犢課耕。春秋風  
日佳時。則尋山水。餘日坐東軒中。隨意手一編。期明年  
爲始。扁舟草履。放浪三十年。然後投老瞿曇。以三尺蕉  
團地空。吾幻軀鄙願。遂矣。記中須及此意。新年尚有一  
兩日。應酬到郡城。卽相見不盡。

與方邵邨乞寫祠碑書

長蘅頓首。邵邨先生執事。寒宗譜乘。實祖康節先生。而  
家世貧賤。無專祠。故老皆以爲歉。先子見背。遺令割所  
居屋數椽。建祠祀康節公。又割薄田三十畝。供春秋祠

青門簾囊卷十一

書

五

祭蘅從苦塊中。竭蹙經營。麤畢此願。祠石未立。忽忽又  
十餘年。昨歲敝邑纂修縣志。邑大夫不知蘅不肖。命從  
諸先生後。供校讐之役。因乞敝同學龔琅霞作先祠碑  
記。蘅常思漢唐以來。金石刻之傳於今者。未必盡繫文  
章之工。往往因其筆畫精絕。足爲希代之寶。好事者不  
憚鑿山沉淵。以出之。而購之者。又不惜破產捐貲。以斷  
必得。於是其文章益傳。而其人之事蹟。因以不朽於世。  
先生翰墨。妙天下。求之今日。可托以不朽者。徵先生誰  
歸。琅霞之文。旣工。得先生而益彰。其必傳於後。爲世所  
寶。惜亡疑也。蘅窮廢亡狀。懼不當辱大君子。或者以先

康節之靈得邀惠先生豈惟不肖其日高會以下實拜  
嘉之空函僭布但有報慙某載拜

尺牘

與楊靜山表兄三首

江南奏銷案起紳士絀黜籍者萬餘人被逮者亦三千  
人昨見吳門諸君子被逮過毗陵皆銀鐺手梏拳徒步  
赤日黃塵中念之令人驚悸此曹不疲死亦道嗝死耳  
旋聞奉有免解來京指揮灑然如獲湯燻火中一尺甘  
露雨也聞長兄此中迴幹大勞神用非佛地位人詎能  
爾爾行路童叟皆知捧手讚歎況某亦災劫中人數耶

青門麓臺卷十一

尺牘

六

直下感激餘非面莫究蒸暑千萬自愛

又

先人貽薄田八百餘畝一月間爲某斥賣過半然不名  
一錢只白送與人耳昨陳生來辱垂諭士君子制行不  
可好奇怙產不可無非老成忠告某安得聞此言顧某  
之爲此亦是有說私念先府君孺人舉某極遲又獨子  
奇愛之稍長畧讀書識字亦望稍有樹立橫遭廢斥此  
事便已竊見兩年來新法如秋荼凝脂縣令如乳虎隸  
卒如獬犬書生以逋賦笞辱都成常事某實不忍以父  
母遺軀受縣卒擠曳入訟庭俛酷吏裸體受杖乃憤而

出此爲紆禍計耳。然緣此得家累漸輕，故吾亡恙。覺有十粟之儲，家無打門之吏。菜根啜水，讀書自娛，亦未必非息黥補劓之道也。緣長兄愛我之切，敢覩縷奉聞。昨偶見八十歲邨翁，舉俚語一則，元時富人往往以田爲累，委田於路，伺行人拾取，遽持之大呼曰：田已屬爾，我無與矣。并書上一笑。

又

辱委作顧見山先生悔遲日記序，不敢辭。某於先生有知己之感，憶某年二十時客徐沛，以詩謁先生於夏鎮使院。一見許以國士，尋別去。手書追及，有曰：天地生才

青門籠彙卷十一

尺牘

七

不易足下於今時有數人也，每誦此語，感激欲淚。近聞擊姦不勝，以至董尾橫絀，吏議能不愜然。且爲國家惜此人，也。拙序後月中可脫彙，某推官自是義縱尹賞一流人，民命可惜。聞與長公爲同年生，可徵規之否。所謂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也。

與宋牧仲先生

齊安大江俯几席，開武昌對面山水佳絕。執事當吏散公餘，蕭然隱几茶烟縷縷出蕉葉外，出門放腳詩筒遊屐皆成勝覽。屈指東坡謫居後六百餘年，無此風流矣。飢驅之跡無緣久侍几杖，但有悵院某家累三十口。

在吳計此中亦不能久留及秋當辭去江清木落放舸東還或得再陪吟嘯於竹樓赤壁閒也射虎行馳正工力不能如二子正復以氣韻頡耳

與楊陶雲

豫章山水清勝西山屋上大江几下覽元嬰之遺蹟尋梅尉之仙踪吏隱之樂何必不勝東華輭塵耶不知彼中人士亦有可與往還不大落寞否內外之見俗人不免在吾陶雲胸中似不必多此塊壘也東坡謫居時作書與人云賦亦甚樂此安土忘懷如一黃人元不出仕而已此策甚長敢獻之左右

青門籠豪卷十一

尺牘八

與家幼節

極近子瞻佳處

某家居頗樂日噉蔬飯一盂茗一甌麤足送日乃去而入幕濡首簿書思之啞然失笑顧念豎儒日抱鉛槧終不適世用思是。有。用。實。學。一試於事因以自驗才識所至又口閱邸

鈔得知朝廷議論時政得失四方水旱安危治亂之形

未必非學問一助主人不責苛禮同事數人俱脫畧無

町畦所居寓齋前湖石數拳磊砢嶽峯長松謾送風

海榴一株高二尺許花時嫣紅如燒稍暇則攜卷就

磐石箕踞仰面欣然如坐東軒時也知五哥欲悉吾近

況並以相聞小方歸馳奉四家詩一部計已到有便彼

此頌作報也

答湯谷賔

僕交天山垂十年每見道足下不離口以天山之屢先足下於僕知亦必先僕於足下故不待相見心相知也獨未多見足下文章爾前歲辱書有洪喬之憾久不答足下不以爲罪又辱書詞旨惻欵欣愧交并來書云作文甫脫豪甚以爲可旣久視之則微傷蕪穢有味乎其言之文章莫貴於潔病其蕪必求其潔雖不多見足下文然心知其工也僕夙嗜山水岱宗廬阜皆遊屐所至金焦在二百里內又六七過其下顧望之如海外三神

青門籠彙卷十一

尺牘九

山患且至則船風引而去可怪也微足下云僕固栩栩神往矣第聞足下體過豐得無艱濟勝具耶努力不一

答賀天山

詩文忌俗誠如來書所云然醫俗無它法惟平日多讀書則俗氣自除山谷評王著書謂著極善用筆若使胸中有書數千卷不隨世鹿鹿則書不病韻自勝李西臺林和靖灸犬書特一藝恭跣等爾胸中猶不可無書卷以吾輩蘄以立言自表見而不能多讀書歲月波流良增慨歎冀與知已共勉之也

家報

七月二日行東昌道中久旱兼之驟風塵沙撲面眼耳鼻舌都滿徐文長所云未開光明泥菩薩也憶諸兄此時環坐小橋柳陰下聽殘蟬斷續聲如咽搖扇閒話桑麻晴雨便是一幅桃源圖念至此愔然神飛矣慚甚妒甚

與陳柯亭三首

習懶成癖必欲使僕求田問舍碌碌如螻蛄轉丸糞壤非惟不願實亦不能曩時頗銳意進取今思此事亦同嚼蠟每見勢要人一旦蹉跌顛沛流離求如我輩藿食

青門籠彙卷十一

尺牘

十

布衣何可復得人壽少至七八十者犬馬齒三十益一曹子桓有云年未三十已成老翁矧過之耶僕意再浪遊兩三年俟餽粥麤給便當營一室一舫出則縱遊山水歸則坐斗室作蠹魚其中偶有吟詠比之風蟬雨蚓意致亦不大惡僕足老矣一弟子員如匏瓜得謝去之極爲暢適第家累似難驟遣然驅犢課耕此中亦復得小佳趣須兒子成丁便以付之也晚涼過草堂卒談率白不旣

又

長夏閑居頗遂懶性東軒新種芭蕉驟高五六尺前兼



新篁搖影桐陰覆。窗硯池書帙閒。澄碧可玩。家人解事。貯梅水十餘斛。山僧寄來陽羨頂茶絕佳。僕逃暑之計。遂矣。惜足下滯吳門。無緣同此樂也。

又

黃雞正肥。香秔新熟。田家之樂無如此時。每家人浙米作炊。鼻邊拂拂如蒸栗香也。

與人天山三首

偶憶方希直。與人札子云。未能執筆。已斥顏柳。不知晉人筆法。未能遣辭。已呼蘇子瞻。爲阿軾。欲毀棄其文於孔孟書。未嘗詳讀。句日已指程朱說經之誤。紛然辯駁。

青門籠彙卷十一 尺牘 士

數語可謂切中時賢膏肓。足下見吳子試。以此意徵規之。吳子佳士。自不至此。第其人負氣自高。又好苛論古人。此是一病。某識吳子由足下。故敢以忠告。望足下。

與賀天山三首

王江州夫人語謝過曰。何以都不復進。爲是塵務經心。天分有限。何物女子作爾語。令我輩赧然面發熱也。

又

宋詩何嘗不佳。惜今人只搗摻皮毛。原不識宋詩真源。流耳果識宋人源流。則於漢魏李杜三唐。正不必插棘。爲籬。強分畦畛也。足下不喜作詩。而善論詩。試質之左。

右以爲何如

又

詩餘填詞幾塞破此世界詩道那不日劣恨不一付祖龍處置也

遊廬山與人三首

半月在山色水聲中。杳然與塵世隔。覺有生以來都無此樂。一入城市便惘惘如夢境也。

又

鐵壁峰斧劈千仞。猿鳥絕跡。峰頂有石榻二扇。櫺格方正。欄界宛然。若可開闔。狀想太古仙人。偶爾弄此狡獪。亦大費鬼工。鏤鑿矣。不目見此。安信天壤間有此奇也。昨遊記未之及。書此奉聞。

又

青門麗稟卷十一

八續

十三

旬餘芒屨竹杖。只領畧南康半面耳。九江之緣。畱待異日。譬如人讀異書。不欲其遽盡也。

會心語

答閻百詩

以下續入

使者齋尺函。走六百里而索言於僕。真有痴之者耶。長夏邨居。養病筆墨都廢。入秋始能脫窠竊計。尊公先生壽辰。佳文克棟。海內能言之士。大畧在是矣。以拙文廁其間。寥寥未稱。椰子厚有云。太羹玄酒。體節之薦。味之

至者而又設以奇異小蟲水草植梨橘柚苦鹹酸辛雖  
蜚吻裂鼻縮舌澀齒而或有篤好之者先生儻亦以僕  
文備小蟲水草之末品可乎山公於僕文頗有癖者所  
謂蜚吻裂鼻縮舌澀齒而不厭者僕亦不解其故然山  
公文卓犖有奇氣殊勝僕也做鄉黃救公進士有體有  
用儒者今日科目中求此種人尤不多得聞今歲授徒  
淮陰不可不一相見率復不盡醜穢

與金生四首

僕往在京師客王少詹所常與馮圃芝共事圃芝喜罵  
人僕戲改劉公榮語規之曰勝圃芝者不可罵不如圃

青門籠彙卷十一 尺廣 三

芝者不必罵是圃芝輩者又不當罵少詹歎息以爲名  
言近來少年喜詆訶前輩以立名名未必成先自陷輕  
薄願足下勿蹈之也爲足下作詩序已脫彙序中盛有  
推許意冀足下終不負此語耳

又

人謂庾元規名士胸中柴棘三斗許某君近之足下乃  
輕漏僕論文語耶僕行且捫舌矣

又

昨見足下捫擊袁中郎文甚當明季文章自有此尖新  
一派臨川濫觴公安汎委而倒瀾於陳仲醇王季重諸

君僕戲謂此文章家清客陪堂也。廣座中忽發一趣語亦足令貴客解頤。然人品掃地矣。近日吳中某公亦近此種其集方盛行於世。天壤寥寥求一索解人不易得。安能禁某公之不傳耶。

又

僕學詩垂三十年。漢魏三唐至宋元明人詩。尠所不覩。亦尠所不好。獨不喜多看晚唐詩。晚唐自昌黎外。惟許渾杜牧李商隱三數家。差錚錚耳。餘子專攻近體。就近體又僅僅求工。句字閒。尺幅窘苦不堪。世界儘空闊。何苦從鼠穴蝸角中。作生活計耶。然此語亦足令時賢側目。足下於僕有昌歆之嗜。偶一及之。勿爲外人道也。

青門籠彙卷十一

尺牘

直

客登州與人

某見登州父老云。五六十年前。海市見往往。具城郭樓觀。人物之狀。有騎者。走者。負擔者。持蓋者。肩相摩者。大約如行煙靄中。近數十年來。但有城郭樓觀。絕無人物。某初不之信。比來偶得見之。果然。豈海外幻景。亦復隨人代升降耶。足下博物君子也。書此以發一笑。

與登州雷守

昨登蓬萊閣。因拜蘇文忠祠。下慨然念登自置州以來。歷十餘年。守茲土者。不下數百人。其間姓氏不傳者何

厚子瞻守登僅五日耳而畏壘之祝至今不衰信地以人重耶然子瞻之足重者其氣節矯然百折不回不僅以文章也空祠主守乏人像稍剝落又居人牧豕其劾此賢有司責也執事能一留意否

與楊餘干二首

嶺南風景大異所聞當道以遊客爲厲禁某初到番禺幾無投足之所覓得城北一小菴支折足鐫與老僧相對過日耳田水月所云譬如掘礦命薄者偏當空處也可呵然亦有少幸今歲荔枝火熟筐籠盈市十錢可得百枚品之最佳者名貢支黑葉貢支歲以克貢得名黑

青門籠彙卷十一

尺牘

五

葉核小而圓味極甜每日市五百枚與兩僕分噉往往至飽此樂得未曾有某上韻灘得句云觸熱炎州君莫訝扁舟自愛荔枝來遂成詩讖半月後荔枝行盡便當買舟出峽也知足下念我聊以相聞會面不遠毒暑萬萬珍攝

又

過英德舟行峽中峭壁插天滄江曲曲壁陡削作大斧劈皴都無寸土樹生石罅枝葉皆倒垂根橫走石上或丈餘或三四尺蜿蜒如蛇蝮也奇絕真令人應接不暇往返得古近體詩五章錄去想發一笑也

與彭子

古文辭一道。曩學秦漢。流而爲僞秦漢。近日學八家。又流而爲僞八家。變症雖殊。病源則一。總是文無根柢。從古人面目上尋討耳。究之秦漢八家。何所不可。某近作李忠文傳。頗有關係。八大山人傳。描寫近真。直未知視古人。誰如故。亟欲令足下見耳。八大山人傳。恐貴鄉諸君未免有所雌黃。所謂親見揚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也。要可爲知者道耳。

與澹雪道人二首

坐到汝堂啜茗看書畫。便閒卻一日。又得與澹公訂方

青門籠彙卷十一

尺牘

六

外交良大快也。連日送別。敝鄉親友懷抱作惡。不可言。昨小暇。兼之微涼。成北蘭記遊詩六首。某欲鐫一墨刻。實仿舫壁閒。今可撫搨。應好事者之求索。亦異日山中一段公案也。蒸暑惟爲衆自重。

又

雨後乍涼。嵐翠如新。沐飯罷過北蘭。坐列岫亭。飽看西山秋色也。卽見不甌縷。

答澹雪道人

侍者來辱書。伏承法體清佳。損脫豆豉乳腐法醬具。傾到寒江。穩流布帆無恙。日享桑蒲。供不大折清福耶。

慚愧慚愧見杳未有期千萬保練

與人

東軒木香二丈餘老籐拏攬檐際極離奇天矯花時靈  
霏如香雪特恨其營穴螻螳毅然斧之然尋亦自悔今  
更欲補種梧桐二株高丈許者喜易得成陰他樹恐老  
人不能待也吾丈往虎丘卽買寄來荷荷

與王似軒邑侯三首

明公甫下車卽屢詢及賤姓名邨居報謁遲遲不加督  
過賜之優禮感作可知自風雅道衰士旣不知自重而  
長吏亦不重士縑衣之雅音塵寂蔑不意今日得聞楚

青門籠彙卷十一

尺牘

七

然之音甚幸河凍舟膠策蹇歸草堂發所攜雙忠冊子  
讀之時積雪初霽寒日慘澹檐冰拄地朔風中人如鉞  
刃覺諸君子忠義激烈之氣颯爽猶生懦夫爲之神王  
偕跋數行錄上溪毛聊當愧歲希爲破例呵沈未罄欲

又

吳中吏治大約十分精神須以八分用之催科前晤語  
時亦微及此指適敝鄉耆老有徵糧未議六條雖芻蕘  
淺見似足仰裨萬一音穎川劉季陵清高士居鄉閉門  
掃軌杜密每謁守令多所陳託太守王昱以季陵諷密

密曰使明府刑賞得中令問休暢不亦萬分之一乎某  
不肖不敢望密而明公之賢乃勝於昱故敢越分僭言  
區區想照悉也先祠蒙祭舉族沾恩並此鳴謝不一

又

春候漸融卽日起居佳勝某以初旬探梅鄧尉山寒花  
遲遊興索然遂放艇西子湖頭六橋舫展亦爾寥寥惟  
孤山梅信差蚤不負茲遊耳司馬公疏橐攜舟中校讐  
畢拙序亦脫橐錄上司馬公爲明季關係人物則此序  
亦爲史冊關係文字不可草草希詳加點竄然後發鈔  
不則徑藏拙也歸舟攜得盆梅泉釀馳送聊佐吟賞適

青門籠橐卷十一

尺牘

六

玉峰先生相招入林屋東山爲休夏計昔人所稱七十  
二峰蒼翠貯以三萬六千頃之波濤得日翫之几席亦  
是奇觀第遐違百餘里無緣屢奉笑言臨紙惘惘

與姜西溟二首

常時夢想縹緲莫釐之勝今到洞庭兩月畏暑未能一  
遊與足下別六七年每一相思恨不奮飛及咫尺此閒  
懶於數面天下事大抵如此可發一笑拙文數首馳正  
晚涼過翁園坐亭子上聽活活泉聲也

又

不讀唐以後書自是獻吉欺人語耳今人矯之真欲盡



屏斥唐以前詩文。東置高閣。舉世滔滔。良可慨也。海內  
倡鳴古學。屈指如足下輩。不過數人。微足下挽之。而誰  
挽耶。某文鄙拙。不足道。辱推予過當。但有愧悚。

與王阮亭先生

奉別將十年。音塵寂寥。回憶寓保安寺。街踏月。敲門。諸  
君箕坐。桐陰下。清談竟夕。恍然如隔世事。清景常有。而  
良會難再。念至。增惘悵也。伏審比來。鈞履佳勝。望實逾  
崇。唐宋至今千餘年。以文章鉅公。登台輔者。指不一再。  
訃仲。本朝得之行自先生。始喜慰無量。某自丁卯後。

謝棄舉子業。欣然如脫銜。榮名妄念。一切掃除。雖婚

青門籠彙卷十一

尺牘

九

嫁之累未畢。亦聽其自然。不預作計校。年五十三。卽

治一棺。名曰息菴。自爲之記。記今刻旅彙中。試一垂覽。

足知某近狀矣。獨文字結習濡染。未能焚硯。比之候蟲。

時。烏啾啾。啾啾。亦若自適。初不計聽者之入耳不也。旅

彙詩文六卷。前年刻於豫章。籠彙十六卷。十年前會刻。

百餘頁。板皮屋壁中。濕朽腐蝕。過半。近閱詩文亦多可。

恨處。今冬欲麤加料理。將節衣縮食。爲之竊念。某辱先

生。忘勢分折輩行。而下交者十五年。於茲。敝帚不得先

生一言。亦此生大缺。陷事曩。愚山先生許爲某作序。聞

已脫彙會。其病不及見。至今恨之。攷仲先生序。刻自江

右健菴竹垞兩先生爲當代作者亦欲得其一序此外不敢泛泛求素想識此意也戊辰某自嶺南歸道賴石於盛儀部署中見漁洋續集嶺南集二種強搜得之如獲海外瓊瑤今旅橐次卷有舟中讀嶺南集戲題奉簡一詩語雜詼諧聊供索笑中有二語云昌黎足令籍湜僵醉翁或許蘇梅頗可見某向來一瓣香已久屬之新城忍不爲某一言耶敝邑錢子名世其詩文皆咄咄逼人年少未易才也久客都下曾與相見否旅橐一本奉去涉秋縣望大序脫橐絨寄武林家學士處當不浮沉披奉杳然惟冀爲道自重

青門簾橐卷十一

尺牘

十一

與吳澹菴通叅

作客十餘年南北縱橫八千里遊屐所至知交不爲不駸而相念慙慙屢形夢寐者尤在先生一人臭味之投某亦不自解其所以想先生亦爾耶比聞台候勝常至眷日隆喜慰無以云喻某莽闊八年倏成老醜顏頰大半斑白衰懶倦遊踪跡亦只在吳越閒獨文字結習如故耳然亦愈遠俗好聊以自娛欲如京邸接席與諸公商訂不朽盛事何可易得耶旅橐刻成知先生篤好奉去三本或有與先生同好者不妨分贈亦勿輕擲與人俱僉爰覆瓊蠟蓋也會合無期萬萬以時珍攝月日某

載拜

題跋

題趙子昂書過秦論後

趙文敏公書過秦論一卷左方有鮮于奉常政稱其筆力適媚備極楷則又李瓚盧克柔仇遠姚安道各有題識其真贗姑不論按史稱子昂篆籀分隸真行草書無不冠絕畫山水木石花竹人馬尤精緻余獨怪其以宋室遺裔濡跡於元出處大節不無可訾乃世之稱子昂者喜其書畫之精而忘其人之大節之可訾也其書畫見於人間者人爭寶之亦不以其大節之可訾而少貶損也是可感也已雖然書畫精絕如子昂而四百餘年後猶有爲之引繩而批根者士君子之出處可不慎夫

青門籠彙卷十一

題跋

三

書顏魯公祭濠州刺史墨蹟後

家戒菴學士收藏魯公祭濠州刺史墨蹟疑出宋人臨撫然亦名手也刺史名元孫常山之父於魯公爲世父按史常山與平原同日起兵河北十七郡響應唐之不亾二公力也常山嘗賦不屈至節解斷舌以死初以楊國忠諤不贈官乾元初始贈大子太保諡忠節贈其少子季明弟延詡官五品嗚呼賞不酬功肅宗於忠臣可

謂薄矣。魯公爲此文時，方遭唐旻誣搆，貶饒州。文中備述存沒哀榮，國恩深厚，雖被斥逐，無幾微見於辭氣。非忠誠貫金石能乎哉？世傳曹唘李志書字不減右軍父子，顧其人不足傳耳。讀魯公文，忠君愛國之誠，流露行間，千餘年後，令人肅然起敬。山谷有云：我思魯公英氣如對生面，良然。

跋祝京兆贗卷

凡物醜其中者，必飾其外。宋人銜燕石於周客也，襲以純錦，積以文石，不如是，則燕石之非玉也，夫人辨之矣。吳閭俗儉薄，好爲贗物，凡法書名畫，金石刻佳者，往往亂真。此卷祝京兆書，狂蹶不入繩墨，屢蹟無疑，而裝潢極精工，可喜。所謂飾其外者耶？某生藏此三十餘年，詢之曰：嘻！曩吾先人常以高直收之矣，嗟乎！天下以贗而獲售，且高其直者，獨一京兆書乎哉？

又跋祝京兆卷

今時人家收藏祝京兆狂草，皆贗作也。顏魯公稱張長史雖姿性顛伏，而書法極入規矩。余於京兆亦云，以此定祝書真贗，百不失一。

政蘇東坡墨刻

東坡真行出入北海平原，妙於用肥而不俗，臨平原諸

帖尤逼真近世墨豬之誦非知書者余嘗論宋人書當推東坡第一。且未論筆法。其文章氣節已足跨絕一代。山谷云。古來以文章名天下。例不工書。所以子瞻翰墨尤爲世人所重。又曰。東坡嘗自比顏魯公。以余考之。絕長補短。兩公皆一代偉人。知言哉。

題文待詔畫雪景小幅

枯木寒崖短籬竹。屋最得黃子久筆意。世傳文待詔畫真贗雜。搽十不得一。此幅蒼秀清遠。定爲真蹟無疑。三伏日觀此寒氣襲人。爽然如赤腳蹋層冰也。其上題一絕句。字作小行楷。正復迥媚動人。

青門麓橐卷十一

題跋  
三

題半江先生存橐後

半江先生余同宗於六世大父爲族兄弟行譜中所稱永定派也。先生名珪。字文敬。成化己丑進士。有半江帆影落尊前之句。一時傳誦。因以爲號。方官曹郎時。負詩名交遊。皆知名士。李文正西涯過從尤數。相見一揖外。輒伸紙濡筆。指物聯詠。窮日夜不倦。至衾枕亦著句其上。西涯贈行序有云。每一過門。僕不俟命。馬不待勒。以爲常。蓋紀實也。故集中載西涯倡酬聯句最夥。承平士大夫文采風流。猶可想見。先生工書法。與張南安弼齊名。基亦居能品。草書跌宕豪放。得旭素意。真行學東坡。

晚更出以遒勁先生守嚴州以弘治戊申卒於官距今  
一百八十八年矣。敗紙殘藩蛛絲煤尾之餘。識者猶爭  
藏。奔也。康熙甲寅三月上巳日遊寒山趙凡夫丙舍觀  
千尺雪回舟中剪燭閱半江存彙因題其後。

書宋學士集後

潛溪文有根柢故能不規撫史漢歐曾自成杼軸雖其  
牽率於應酬病冗病俗往往而有要不失爲大家余嘗  
謂明代名能文章亡慮數十家文之工者不乏正苦根  
柢淺薄求其貫穿四庫之書而粹然一本於六經不得  
不推潛溪王弇州文評謂如酒池肉林直是豐饒而寡  
芍藥之和猶未免皮相也

青門麓彙卷十一

題跋

古

政東林寺碑後

李北海行書岳麓寺雲麾將軍碑最著然剝泐幾不可  
撫榻獨此碑頗完善按開元十三年元宗東巡公方刺  
陳州獻賦行在稱旨尋爲讐人所誣逮下獄許昌男子  
孔璋上書訟公寃乞以身代得減死貶欽州遵化尉開  
元末起歷括淄滑三州刺史是碑書於開元十九年七  
月猶稱前陳州刺史當是遭貶時也公以天寶六載離

禍年已七十距書此碑時年始五十有四故落筆痛快  
沈著雖用藏鋒法而鈎指迴腕之勢直欲透出紙背唐

碑初刻完善者今已絕少可珍藏也

跋朱文恪公誥命後

文恪公當明萬曆中以禮部右侍郎守尚書會戚畹鄭  
川泰請皇子先冠昏後冊立公疏斥其姦侃侃無所回  
違國泰亦爲之斂今全疏已入史傳公之功在國本焯  
然千古已迨天啓改元召起公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  
士尋加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此軸誥  
尾書天啓二年四月二十二日蓋公加太子太保後也  
考當日與公同在政府者首輔則福清葉文忠公次輔  
則蒲州韓公皆君子也時魏奄姦已萌公委蛇二公閒

青門籠豪卷十一

題跋

五

隨事補救必多可觀惜乎公旣不欲矜赫赫功而行事  
之傳於史冊者亦少其明年公見國是日淆遽案疏請  
告歸又明年福清蒲州相繼去而奄餓燎原緹騎四出  
諸君子後先骨填牢戶而薦紳之禍烈矣嗚呼公爲元  
老身不可辱明知志不得行乃潔身引去矚然不肖少  
汚以視楊左諸公轍跡雖殊用心則一孟氏所謂易地  
則皆然也非賢者能乎哉予懼後世晦公苦心或反藉  
公爲東林諸君子口實故略著其說而附氏名於左方  
云公歷官所得誥命尚多遭亂散佚曾孫今檢討竹垞  
先生僅購得此軸棄池而珍襲之則竹垞之賢亦於此

可見

善暉正叔畫冊後

宋人寫生以徐熙爲最黃荃父子次之明沈石田陳道復作水墨花鳥亦出徐熙雖淺色淡墨殊有深趣近來吾鄉暉壽平正叔工沒骨寫生不用墨筆鈎勒而渲染生動濃淡淺深閒妙極自然亡論道復卽石田未遠過也嘗與余作折枝海棠山茶梅花水仙及水藻游儻凡十二幅攜行簾中爲有力者攫之而去時時往來胸次已五六年暉今老矣畫亦漸不易得忽見此頁頓還舊觀

青門籠彙卷十一

題跋

芸

書徐文長集後

徐文長尺牘題跋極有簡韻得蘇黃小品之遺譬如山菘溪毛偶一噉之牙頰閒爽然有世外味他文亦未稱是也

姪東赤文孫編次

男

士豫

全校字

士京



